

## 高歌喀秋莎

## 域外漫筆

莫斯科慶祝反法西斯勝利七十周年，央視鳳凰台和央視國際會播習近平出席閱兵式。我怕錯過，提前兩天就在電視機上設置好，把兩個電台那天前後節目都錄下來。後來回放，對我國參加一百多軍人的方隊，高歌「喀秋莎站在那峻嶺的岸上」，兩旁俄國觀眾齊聲附和，感到十分激動，反覆播了好幾遍。

我怕錯過，因為我們這一代人對蘇聯有着特別的回憶。蘇聯解體已經二十五年，我至今不習慣用「俄國」這個名詞，因為這個改名，顯然是個失敗的記錄。我在短文中提到，二十多年前去列寧格勒（聖彼得堡），從機場到市區中路，路中央保留了個殘存的大樓架子，中間有一座戰士持槍挺立的雕像。這使我立即回憶起五十年代看的《保衛列寧格勒》電影中一個鏡頭：接連幾天的血戰後，唯一存活的戰士在一棟大樓殘壁前揚聲大呼「我，××，奉命守住了！」蘇聯在五十年代幫助我們建立了工業化的基礎，我們是在「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」的理想感召下，度過青年時期的。蘇聯電影和歌曲，深入人心。儘管以後中國曾有二十年「反修」宣傳，加上我個人歷次運動中受的迫害，但每當聽到那些旋律，仍不由自主地回憶那段美好的時光。我一位也有過不幸經歷的親近，前幾年去世，孩子們在為他開追悼會時，特地放送他生前常聽的蘇聯歌曲。這些歌曲在他生前使他回憶起充滿希望的青春，給他帶來快樂，追悼會上又使子女們回憶起和父親相處的溫馨時光。再播送一次，伴他一路走好。

老了，入睡困難。在臨睡前，放送半小時音樂，以紓解情緒。昨晚，揀出一張美國抒情歌曲的磁盤，有「直到我們再見」的曲子。這首歌創作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末，寫一個戰士與情人告別，相約勝利後結婚。二戰時再次流行，我第一次聽到是在二戰結束後念大學的時候。曲中說，「那時天會更藍，在那條『情人小徑』上。」於是在校園裡，大家把一條比較隱蔽的草坪小路以此命名，可見此曲當年影響之深遠。校園裡流行許多美國歌曲，大家都覺得特別好聽。我的老朋友（也是同學）、北京舞蹈學院的指揮諸信恩退休後，彈奏了不少我們都熟悉的美國老歌，送我們留念。我很是喜歡，複製後給在「文革」中長大的女兒寄去。得到的反饋竟然是「一點也不好聽」！我把這個話在電話中與朋友討論，才知道這是個普遍的看法。我又一次悟到，是否喜歡某個歌曲或旋律，往往決定於是不是能引起自己快樂的回憶。

再一個例子是聖誕歌曲。這些都是很容易給我帶來寧靜、平安、快樂感的歌曲。老伴不是基督徒家庭出身，重複放送聖誕歌曲兩三遍，就會厭煩。這也證實我之所以感到喜歡，包含着它們給我帶來的聯想和美好回憶，她卻沒有這樣的「背景」。這和我女兒說那些美國老歌「一點也不好聽」，是同一個原因。

上世紀蘇聯解體時，我曾在莫斯科大學留宿一周，我們在照片上看到的大樓，是能容納數萬學生（每人一間）的龐大宿舍（我想是世界第一了），大樓裡有書店。我在那個商品浩繁的書店裡，竟然找不到大家都熟悉的「莫斯科郊外的晚上」的磁盤！我想，那是因為他們的年輕人都正着迷於搖滾樂，我那種懷舊的情緒已經不再流行。五年前，我在重慶遇到來自俄國的留學生，她的電腦內儲存了數百抒情歌曲，並都發了給我。我問她為什麼找不到「莫斯科郊外的晚上」之類的老歌。她驚訝地說，「哦，原來你喜歡這個」，只能回國後找到了再發給我。原來如此！

從大陸電視臺中，常常可以看到當下的歌星，在深圳等地演唱我完全不覺得「好聽」的歌曲。萬餘年輕聽衆手持熒光棒，隨旋律搖動，還有不少人附和着唱；我覺得作曲或演唱水平不佳的，他們卻十分熟悉甚至痴迷。遙想五十年後，當他們步入老年時，一定還會想聽這些我認為「不好聽」的歌曲，回憶自己離鄉背井打工、奮鬥，艱難而又甜蜜的青春吧。

我女兒說，她沒有感覺到哪些歌曲特別好聽。我想，是因為她不幸在「語錄歌」中成長的。然而，曾經流行的歌曲中，一定還有一些能夠幾百年地流傳下去，不會因一代人覺得陌生就斷了代。「喀秋莎」必是其中一個，我相信。

從大陸電視臺中，常常可以看到當下的歌星，在深圳等地演唱我完全不覺得「好聽」的歌曲。萬餘年輕聽衆手持熒光棒，隨旋律搖動，還有不少人附和着唱；我覺得作曲或演唱水平不佳的，他們卻十分熟悉甚至痴迷。遙想五十年後，當他們步入老年時，一定還會想聽這些我認為「不好聽」的歌曲，回憶自己離鄉背井打工、奮鬥，艱難而又甜蜜的青春吧。

我女兒說，她沒有感覺到哪些歌曲特別好聽。我想，是因為她不幸在「語錄歌」中成長的。然而，曾經流行的歌曲中，一定還有一些能夠幾百年地流傳下去，不會因一代人覺得陌生就斷了代。「喀秋莎」必是其中一個，我相信。

當然，最令人感嘆的莫過是作者艾米莉的早逝。

我常想如果

她不是只活了三十年的話，她會為英國乃至世界文學帶來比《咆哮山莊》更為顯赫的作品嗎？一生只寫了一部作品，即成為世界名著。與其說是偶然，不如說是環境使然——勃朗特三姐妹，她們是偏僻小鎮荒原土地上所養育出來的文學精靈。在這片荒原上，她們創作出英國史上赫赫有名的《呼嘯山莊》，小妹安妮寫了《阿格尼·格瑞》。但都是短命的天才：夏洛蒂三十九歲，艾米莉三十歲，安妮二十九歲，都是死於結核病，即簡稱TB的肺病。一百多年前，醫學界可能還不知道結核病是可致命的慢性傳染病，在醫療上屬於沒藥可治吧。那時的人，似乎什麼都是命。然而歲月能帶走的也只是生命。荒原上永恆的景觀，是她們不朽的作品。

當然，最令人感嘆的莫過是作者艾米莉的早逝。

我常想如果

她不是只活了三十年的話，她會為英國乃至世界文學帶來比《咆哮山莊》更為顯赫的作品嗎？一生只寫了一部作品，即成為世界名著。與其說是偶然，不如說是環境使然——勃朗特三姐妹，她們是偏僻小鎮荒原土地上所養育出來的文學精靈。在這片荒原上，她們創作出英國史上赫赫有名的《呼嘯山莊》，小妹安妮寫了《阿格尼·格瑞》。但都是短命的天才：夏洛蒂三十九歲，艾米莉三十歲，安妮二十九歲，都是死於結核病，即簡稱TB的肺病。一百多年前，醫學界可能還不知道結核病是可致命的慢性傳染病，在醫療上屬於沒藥可治吧。那時的人，似乎什麼都是命。然而歲月能帶走的也只是生命。荒原上永恆的景觀，是她們不朽的作品。

當然，最令人感嘆的莫過是作者艾米莉的早逝。

我常想如果

她不是只活了三十年的話，她會為英國乃至世界文學帶來比《咆哮山莊》更為顯赫的作品嗎？一生只寫了一部作品，即成為世界名著。與其說是偶然，不如說是環境使然——勃朗特三姐妹，她們是偏僻小鎮荒原土地上所養育出來的文學精靈。在這片荒原上，她們創作出英國史上赫赫有名的《呼嘯山莊》，小妹安妮寫了《阿格尼·格瑞》。但都是短命的天才：夏洛蒂三十九歲，艾米莉三十歲，安妮二十九歲，都是死於結核病，即簡稱TB的肺病。一百多年前，醫學界可能還不知道結核病是可致命的慢性傳染病，在醫療上屬於沒藥可治吧。那時的人，似乎什麼都是命。然而歲月能帶走的也只是生命。荒原上永恆的景觀，是她們不朽的作品。

當然，最令人感嘆的莫過是作者艾米莉的早逝。

我常想如果

## 人生在線

李憶君

從《人生在線》這之前的《呼嘯山莊》。之後每隔一些時候便有人重拍。從九二〇到二一二，前前後後至少有五部以上。至於電視劇類的則數不勝數。而電影我只看過一九三九年、一九四二年、二〇一二年的三部。

最喜歡的當然是

一九三九年，那是多麼遙遠的年代啊，我理所當然地以為這部

老舊的片子並不影響觀瞻，反而使到戲裡的愛恨情仇更為糾結、深沉而迷離——這本來就是個悽愴、憂傷的故事。一百多年前英國約克郡西部的一個偏遠小鎮，冷冽的北風呼呼，颳過寂寥的荒原，颳過荒原邊緣上的莊園，那風的聲音吹打在格子窗上似有人在敲門。一年四季，從荒原裡吹過來的風，總如雨絲般的白線。而那老圍繞在耳際的隱隱約約風聲，其實並非配樂，而是洗不去的雜音——畢竟，七十五年了，再先進的科技也抹不去歲月的痕跡。

老舊的片子並不影響觀瞻，反而使到戲裡的愛恨情仇更

為糾結、深沉而迷離——這本來就是個悽愴、憂傷的故事。

一百多年前英國約克郡西部的一個偏遠小鎮，冷冽的北風呼呼，颳過寂寥的荒原，颳過荒原邊緣上的莊園，那風的聲音吹打在格子窗上似有人在敲門。一年四季，從荒原裡吹過來的風，總如雨絲般的白線。而那老圍繞在耳際的隱隱約約風聲，其實並非配樂，而是洗不去的雜音——畢竟，七十五年了，再先進的科技也抹不去歲月的痕跡。

老舊的片子並不影響觀瞻，反而使到戲裡的愛恨情仇更

為糾結、深沉而迷離——這本來就是個悽愴、憂傷的故事。

一百多年前英國約克郡西部的一個偏遠小鎮，冷冽的北風呼呼，颳過寂寥的荒原，颳過荒原邊緣上的莊園，那風的聲音吹打在格子窗上似有人在敲門。一年四季，從荒原裡吹過來的風，總如雨絲般的白線。而那老圍繞在耳際的隱隱約約風聲，其實並非配樂，而是洗不去的雜音——畢竟，七十五年了，再先進的科技也抹不去歲月的痕跡。

老舊的片子並不影響觀瞻，反而使到戲裡的愛恨情仇更

為糾結、深沉而迷離——這本來就是個悶悶的憂傷。

老舊的片子並不影響觀瞻，反而使到戲裡的愛恨情仇更

為糾結、深沉而迷離——這本來就是個悶